

<<额尔古纳河右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额尔古纳河右岸>>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3788

10位ISBN编号：7020073786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迟子建

页数：2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额尔古纳河右岸>>

前言

一九八一年春，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

其后二十多年中，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影响甚巨。

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

“书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数年内多次重印。

二〇〇四年冬，在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包括一至五届二十二部获奖作品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此后，伴随着茅盾文学奖评选的进程，新获奖作品我们将陆续予以增补，以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

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的编辑过程中，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则将整部作品收入。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额尔古纳河右岸>>

内容概要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

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

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

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额尔古纳河右岸>>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

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六十余部单行本。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雷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散文》等。

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以及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

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甸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

<<额尔古纳河右岸>>

书籍目录

上部 清晨中部 正午下部 黄昏尾声 半个月亮从山峦到海洋(跋)

<<额尔古纳河右岸>>

章节摘录

希楞柱。

她去拜见的不是人，而是神。

她希望神能赐予她孩子。

依芙琳是我的姑姑，她很爱讲故事。

关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传说以及父亲与尼都萨满之间的恩怨，都是她告诉我的。

当然，有关民族的传说故事，是在我年幼时就听到的；而大人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是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尼都萨满先后变得癫狂后告诉我的，那时我已快做维克特的母亲了。

我这一生见过的河流太多太多了。

它们有的狭长，有的宽阔；有的弯曲，有的平直；有的水流急促，有的则风平浪静。

它们的名字，基本是我们命名的，比如得尔布尔河、敖鲁古雅河、比斯吹雅河、贝尔茨河以及伊敏河、塔里亚河等。

而这些河流，大都是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或者是支流的支流。

我对额尔古纳河的最早记忆，与冬天有关。

那一年，北部的营地被铺天盖地的大雪覆盖，驯鹿找不到吃的，我们不得不向南迁移。

途中，由于连续两天没有打到猎物，骑在驯鹿身上的瘸腿达西咒骂那些长着腿的男人都是没用的东西，声称他已经掉进一个黑暗的世界，要被活活地饿死了。

我们不得不靠近额尔古纳河，用冰钎凿开冰面捕鱼来吃。

额尔古纳河是那么的宽阔，冰封的它看上去像是谁开辟出来的雪场。

善于捕鱼的哈谢凿了三口冰眼，手持一杆鱼叉守候在旁边。

那些久避冰层下的大鱼以为春天又回来了，就摇头摆尾地冲着透出天光的冰眼游来。

哈谢一看见冰眼旋起了水涡。

就眼疾手快地抛出鱼叉，很快就戳上来一条又一条的鱼。

有附着黑斑点的狗鱼，还有带着细花纹的鲟罗鱼。

哈谢每捕上来一条鱼，我都要跳起来欢呼。

列娜不敢看冰眼，吉兰特和金得也不敢看，冒着水汽的冰眼在他们眼里一定跟陷阱一样，他们远远地避开了。

我喜欢娜拉，她虽然比我还小几岁，但跟我一样胆大。

她弯着腰，将头探向冰眼，哈谢让她离远点，说是万一失足跌进去，就会喂了鱼了。

娜拉将头上的狍皮帽子摘下来，甩了甩头，赌咒发誓地跺着脚说，快把我扔进去吧，我天天游在里面，你们想要鱼了，就敲一敲冰面，叫一声娜拉，我就顶破冰层，把鱼给你们送上！

我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们就让鱼把我吃了算了！

她的话没吓着哈谢，倒把她的母亲娜杰什卡吓着了，她奔向娜拉，在胸口不住地画着十字。

娜杰什卡是个俄国人，她跟伊万在一起，不仅生出了黄头发白皮肤的孩子，还把天主教也带来了。

所以在乌力楞中，娜杰什卡既跟着我们信奉玛鲁神，又朝拜圣母。

依芙琳姑姑为此很看不起娜杰什卡。

我并不反感娜杰什卡多信几样神，那时神在我眼里是看不见的东西。

不过我不喜欢娜杰什卡在胸前画十字，那姿态很像是手执一把尖刀，要剖出自己的心脏。

黄昏时，我们在额尔古纳河上燃起篝火，吃烤鱼。

我们把狗鱼喂给猎犬，将大个儿的鲟罗鱼切成段，撒上盐，用桦树枝穿上，放到篝火中旋转着。

很快，烤鱼的香味就飘散出来了。

大人们边吃鱼边喝酒，我和娜拉在河岸上赛跑。

我们像两只兔子，给雪地留下一串串密集脚印。

我还记得当我和娜拉跑到河对岸的时候，被依芙琳给喊了回来。

她对我说，对岸是不能随便去的，那已不是我们的领地了。

她指着娜拉说，她去可以，那是她的老家，早晚有一天，娜杰什卡会把吉兰特和娜拉带回左岸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

在我眼里，河流就是河流，不分什么左岸右岸的。

你就看河岸上的篝火吧，它虽然燃烧在右岸，但它把左岸的雪野也映红了。

我和娜拉不在意依芙琳的话，仍然在左岸与右岸之间跑来跑去。

娜拉还特意在左岸解了个手，然后她跑回右岸，大声对依芙琳说.我把我的尿留在老家啦！

在那个夜晚，依芙琳姑姑告诉我，河流的左岸曾经是我们的领地，那里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曾是那里的主人。

三百多年前，俄军侵入了我们祖先生活的领地，他们挑起战火，抢走了先人们的貂皮和驯鹿，把反抗他们暴行的男人用战刀拦腰砍成两段，对不从他们奸淫的女人给活生生地掐死，宁静的山林就此变得乌烟瘴气，猎物连年减少，祖先们被迫从雅库特州的勒拿河迁徙而来，渡过额尔古纳河，在右岸的森林中开始了新生活。

所以也有人把我们称为“雅库特”人。

在勒拿河时代，我们有十二个氏族，而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时代，只剩下六个氏族了。

众多的氏族都在岁月的水流和风中离散了。

所以我不喜欢说出我们的姓氏，而我故事中的人，也就只有简单的名字了。

勒拿河是一条蓝色的河流，传说它宽阔得连啄木鸟都不能飞过去。

在勒拿河的上游，有一个拉穆湖，也就是贝加尔湖。

有八条大河注入湖中，湖水也是碧蓝的。

拉穆湖中生长着许多碧绿的水草，太阳离湖水很近，湖面上终年漂浮着阳光，还有粉的和白的荷花。

拉穆湖周围，是挺拔的高山，我们的祖先——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鄂温克人，就居住在那里。

我问依芙琳，拉穆湖也有冬天吗？

她对我说，祖先诞生的地方，是没有冬天的。

可我不相信有一个世界永远是春天，永远那么温暖。

因为从我出生的时候起，我每年都会经历漫长的冬天和寒冷，所以依芙琳给我讲完拉穆湖的传说后，我就跑到尼都萨满那里，打算问个究竟。

尼都萨满没有肯定拉穆湖的传说，但他肯定了我们以前确实可，以在额尔古纳河左岸游猎。

<<额尔古纳河右岸>>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致最崇高的敬礼！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额尔古纳河右岸>>

编辑推荐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